

宋吳曾纂
能改齋漫錄

第七冊

進步書
局校印

能改齋漫錄卷十四

宋 臨川吳曾虎臣纂

記文 對附

傀儡起於王家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曉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舉令為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具官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賦長嘯却胡騎

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却胡騎蜀公先成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景文見之於是不復出其所作潛於袖中毀之因謂蜀公曰公賦甚善更當添以二者字蜀公從其說故謂之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然景文賦雖不逮於蜀公然他人亦不能到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真奇語也

邵康節贊王通

司馬文正亦康節以王通傳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

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歟。

馮丞相用李泰伯語

李泰伯潛書。其一日。孔子之言滿天下。孔子之道未嘗行。蓋蓋牲帛。廟以王禮。食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得其言者為富貴。得其道者為餓死。馮當世丞相有答伯庸詩云。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為餓死。馮用泰伯語也。

呂興叔克己銘

呂大臨與叔微仲。丞相弟也。為克己復禮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內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盜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予。且戰且來。勝私室欲。昔為寇讐。今則臣僕。方其未克。室我室廬。婦姑勃蹊。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聞。孰曰天下。不歸我仁。疴痒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鄧安惠表啟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李太白語。又嘗有啟云。三山已到。輒為風引而還。九闕神遊。不覺夢驚而失。前輩文采風流。醞藉如此。

高麗至豫章先狀

崇寧中。高麗自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豫章。其先狀云。泛槎馭以尋河。遠朝天闕。望桃源而迷路。誤入仙鄉。自驚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

任忠厚投時相啟

任敦夫忠厚。元祐紹聖間。有聲太學。後坐上書入籍。留洛不調者久之。有投時相啟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沉舟。坐閱千帆之過。

蘇景謨詩啟

衣冠晨集烏衣巷。旌旆春生綠野堂。蘇景謨詩也。又有啟云。珠璧之投甚暗。詎免驚疑。農馬之志非專。誤勞訪問。

黃公季師右軍筆法

仁宗時太常博士黃公孝先有詩名尤工字學常師右軍筆法深得其妙每曰學書當先務真楷端正勻停而後饒得破體破體而後饒得顛草凡字之為體緩不如緊濶不如密斜不如正濁不如清石欲重左欲輕考之古人蹤跡其言不妄也

東坡銘李伯時玉池

東坡有李伯時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其後得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斲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為子銘其唇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隻琉璠山三鹿盧帶鈎珠玕璫珠杯水蒼佩螳螂鈎佩柄珣珕拱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包以桐襖模以髹匣昇至京師置之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東坡銘刻與伯時序跋昔有而今亡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後世將有讀坡銘而不能曉者因其於此陳峽州即陳彥默字子真自號懶散云

武后製賜狄仁傑袍金字

新唐書狄仁傑傳。載仁傑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其十二字。史不著。予按家傳云。以金字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敷政術。守清勤。昇顯位。勵相臣。乃命錄之。新史不惟不著十二字。雖五色雙鸞。亦不錄也。家傳云。長親有白鳥。連理枝繞於墓側。新史止云。有白鵲馴擾之祥。

曲如鉤例封侯

崔善為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佞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新唐史止云。曲如鉤。例封侯而已。

舉酒行令

陶穀使越。錢王奉之甚渥。因舉酒行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應聲曰。口耳玉。聖明天子要錢塘。

恩袍色動仙籍香浮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冕仲謝及第。咸全用以為一聯云。恩袍色動。遶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酸文。

治溪銘

湖南浯溪在永州北一百餘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奇絕。唐上元中。邑管經畧使元結罷任居焉。以其所著中興頌刻之崖石。撫州刺史顏真卿書。結復為浯溪石堂西峰四獻亭。銘皆刻於崖石上。本朝乾德中。左補闕王仲來知永州。維舟於此。留詩。元公序云。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於湘。愛其奇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為愛之。故命曰浯溪。銘於溪口。銘曰。湘水一曲。淵洄倚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巖雙石。臨彼淵岸。夾溪絕壁。水實尤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無沒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王仲詩云。湘川佳致有浯溪。元結旌文。向此題。想得後人難以繼。高名長與白雲齊。

包孝肅家訓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賄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塋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何丞相賀巡幸還京表

靖康元年。徽宗巡幸淮泗。將還京闕。禮部郎中劉觀代宰臣賀表云。漢室太公。本是

蓬蒿之叟。唐朝肅帝。殊非揖遜之人。何丞相文縝以其語太朴。因改云。擁篲迎門。陋未央之未禮。御鞍馳道。笑至德之未情。

仕有五瘴說

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謫知昭州。嘗有瘴說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祖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宵晨酣宴。地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威陳姬妾。以娛聲色。此惟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數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繆乎。其後鄒道鄉志完。元符中。謫昭州。因其說以為詩。曰。五瘴作時雖不染。一篇留誡指其然。謂是也。徐師川建炎避地至昭州。感二公遺跡。作詩云。正言鄒子獨留名。法從梅公尚有亭。樂是苦言能治瘴。竹生屈曲坐看經。風前雲似秋前赤。雨後山能曉後青。戀土懷鄉頻作惡。懷賢感舊數飄零。竹生屈曲坐看經者。蓋道鄉昔寓居閣上。忽於佛前地生五筍。甚可愛。地主云。閣成今十年。隱梁堅實。溝塹深濶。未嘗有此。州人傳之。咸謂吉祥。以為為道鄉發也。道鄉因詩云。基創於今正十年。不容山竹暗行鞭。森然五筍自何出。盛矣一邦相與傳。

王履道詩文集

黃季岑云王履道詩直須刺著天公眼便遣雷霆下取將是能讀倚相三墳五典之書且盡識建章千門萬戶之制又順斗布合宮之政分方調文鼎之神陰象浮波河伯順流而聽命瓊科宣錄清華正畫以臨壇又鳳鞋微露綉幫相皆其筆墨也

追贈陳瑩中萬魯卿文

譚彥成追贈陳瑩中云汲黯何為坐息淮南之變鄭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萬魯卿云夷考平日素絲之節無聞坐廢累年白首之言猶在吳正仲別何文績但云切須念第一莫打罵長行

大遼使謝賜柑表

宗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宴且賜柑有謝表云聘禮適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賜仙實於公郵方厥包來貢之期捧茲德維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霜雲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違於遺母楓朝切願於獻君感德滋深諭言罔既

胡少伋夢書八句頌

胡少伋夜夢遊一寺與勒和尚衲僧五六人共步長廊少伋手持長錢劃青方石如

鍾畫沈書六句頌云。我行世間多動少息。暫休實坊。萬慮人寂。明日出山。八面受敵。勒和尚隨句微哦。旁皆歎息。中有一僧云。萬慮人寂。句法甚勝。明日出山。是將動耶。似覺復寐。自理前頌。增住為主人。動轉為客。兩語於出山句上。廣為八句。

東坡四言

吟哦傲兀。仰晤岩月。遇嶽迎岷。銀剎玉甃。龜鼉吟哦。雁鷺嶮岨。卧玩我語。聲牙岷嶮。右江行見月四言也。江郊蕙瓏。雲水蒨絢。碍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開宴。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游哉。玩物之變。右江郊四言也。皆東坡作。

東坡戲書

葑草尚能欄浪。藕絲不解留連。此一聯。東坡在黃時戲書也。又云。湖上秋風聚螢苑。門前春浪散花洲。王文甫所居在黃之車湖。即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即散花洲也。東坡屢過其家。戲書此。

選官改定方澤儀安等曲

宣和四年。校書郎韓迪撰方澤儀安之曲。著作佐郎吳次賓撰社稷安寧之曲。校書

卽艾晟撰感生帝大安之曲。校書卽趙永喬撰帝景安之曲。正字李舜由撰充國公成安之曲。臣寮上言曰。謹按爾雅曰。卉者。蓋總草之名也。今方澤儀安之曲。乃曰蔽帝之棠。合并爲一。迨方來歸。茲卉是式。然則謂木爲卉。可乎。詩曰。爲絺爲綌。蓋精者爲絺。粗者爲綌。今社稷安寧之曲。乃曰求福生民。表功社稷。曰舞以帔。曰冕以綌。然則古有絺冕也。若以爲綌也。則字爲失律矣。感生帝之詩。有曰爲赤標怒者。帝神名也。祭之輒斥其名。何邪。帝鼎之詩。有曰祀彼顯相者。羣臣相其祀事也。謂之祀彼顯相者。又何人耶。甚者樂不用中聲久矣。而其詩猶曰。於論中聲。豈不悖乎。奉聖旨。令尚書省。措置選官。改定元撰方澤儀安等曲官。除趙永喬已罷館職外。餘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其後艾晟進狀辨正。係道經靈寶經云。南方赤靈帝君。名同淳極炎。字赤標怒。唐開元禮立夏祀赤帝。祝文。敢昭告於赤帝。赤標怒等。事奉聖旨。前降。送吏部指揮與改正。別與差遣。

胡舜陟非顏岐撰制辭

靖康元年四月。顏岐賜出身。除中書舍人。殿中侍御史胡舜陟。指岐非云。其草晁說之中書舍人辭云。知世掌美。又潤色於絺綌。用杜甫詩。欲知世掌絺綌美之句。今日

知世掌美成何等語耶。除孫傳侍讀云。朕念元子出就外傳。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既多。宜得知孔氏正道者。以表率之。此東宮辭也。傳已罷東宮官矣。勸讀而為此語。豈非昏繆之甚。郡守承流宣化也。懷安霍安國再任。乃云宣流河內。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真定。乃云增籌帷之勝。至若除程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甚休。許景衡兼太子諭德曰。日靜身安。李旦除屯田員外郎曰。稍還應宿之郎。增耀起工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瑣闥之拜。庸持金國之書。其辭不典如此。奉聖旨。岐罷中書舍人。

劾張文潛謝表不敘

張文潛崇寧元年。復直龍圖閣。知潁州。謝表云。我來自東。每兢兢而就列。炊未及熟。又挈挈以告行。臣僚上言云。我來自東。是為不敘。豈有君父之前。輒自稱我。雖至親不嫌於無敘。有時而爾汝。然非謝表所可稱之辭。雖數更赦宥。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後有犯者。仰御史臺即時彈劾。

奪范純仁謚忠宣議

崇寧二年六月。臣寮上言。范純仁謚曰忠宣。其謚謬。去年已追奪。并元定議覆議官各

銅十斤。今節錄議如後。考功員外郎鄧忠臣議有曰。每思捐身而獻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定傾。寧恤跋前而疐後。又曰。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奸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可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己。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紹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鵲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轍。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途。奉聖旨。權發遣汝州鄧忠臣差管幹南京鴻慶宮。

翟公異作文艱得

葉少蘊云。翟公異作文艱得。然得必奇也。在西掖時。以草詞遞罰銅。崇寧間。余同在試院。逼晚商量作策題。以冗官為問。及曉問之云。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為朝廷慶者一。可為有司慮者二。雖止四句。然實佳作也。

林希草陸農師曾子開被謫辭

紹聖初。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子中草詞云。謂

爾同為謗訕。則於今具藁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為得實。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樸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又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為格言。

答劉保衡投進古器詔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冥。即光彩出沒。一夜雷電風雨暴作。翌旦山坼泉湧。急流中得一古器。篆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為鼎。投進。答詔云。春彼名區。出茲古器。既瑰奇而有異。爰貢奉以斯來。省閱之餘。嘉尚良切。保衡繪形刊石。尚在。今觀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鼎也。當失於稽考。故詔書亦但言古器云。

歐陽公投胥內翰啟

歐陽文忠少時。猶未知名。以文編投內翰胥公偃。且有長牋。所謂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是也。集當載之。今不錄。胥公有啟。謝歐陽秀才云。伏蒙春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為贄者。恭以某人象與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詒謀。克隆堂

室傾群言之妙旨。深達淵源。服膺聖域。以惟勤躋足。俊躍而迫異。敏學該乎變貫。英
識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
藉藉之芳塵。自遠偶。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
披睟表。遽捧雄編。恣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綯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
染道麗以盈箱。雕績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碁星。豈惟數
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貴。雖亨衢自致。靡資
左右之先容。而名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歐公得之。又為長牋以謝之。不載諸集。
今錄於此云。右某啟。昨覽蕪音。仰慶紉凡。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容。愧藏家而
自享。重言外獎。干尺牘以必珍。始繩穿而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
退揆頑疎。陰加震疊。竊以昔者魯家。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評。自成於
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奔以為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
常堆案而弗酬。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綈鳴玉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
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密聲效之音。鬼墨流英。洒瀉
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荊州一識之函。有煥私藏。因為殊遇。某僮蒙惟舊。檢操弗支。

乏沃若之軒髦。有尾兮之長醜。顧右臂而為彈。早歎蘭疲。踰左肘之生楊。徒能彈化。爰以自重髮之交。翦浴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隳門素。冠乎拔木。莫踐化人之場。鈇若神鉅。爰對囊錐之穎。一昨興偕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再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貶於素論。篋行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涂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儒。効騷人之鬱抑。慕漳濱之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速慙於孫賦。奚辨麗而可紀。徒散骸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訐。輒外彰於嗤笑。雖蹉跎短韻。殆無取於繁縟。盧胡見貽。乃自珍於乾璞。所期用覆瓿。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屯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執經。飲陪一肉之賜。西齋宴坐。密親三雅之歡。執如意以指揮。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飛沈。盼睽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倍而增榮。示一嘆而為美。當覽閣之多暇。枉虞筆以攝文。緡旨星稠。劈牋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暗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楮歸耀。當閭襲以十緜。為天下之至寶。脫復一續。解體中之不安。貴洛紙而聲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勝。

曾子固懷友寄荆公

王荆公初官揚州幕職。曾南豐尚未第。與公甚相好也。嘗作懷友一首寄公。公遂作同學一首別之。荆公集具有其文。其中云。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畧欲相扳以躡乎中庸而後已云云。然懷友一首。南豐集竟逸去。豈少作刪之耶。其曰介卿者。荆公少字介卿。後易介甫。予偶得其文。今載此云。聖人之於道。非思得之而勉及之。其間於賢大遠矣。然聖人者。不專已以自蔽也。或師焉。或友焉。參相求以廣其道。而輔其成。故孔子之師。或老聃。或子夏。晏嬰云。師友之重也。聖人然爾。不及聖人者。不師而傳。不友而居。無悔也希矣。予少而學。不得師友。焦思焉而不中。勉勉焉而不及。抑其望聖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嘗欲得行古法度士。與之居。或遊孜孜焉。考予之失而切劘之。庶於幾而後已。予亦有以資之也。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獲。自得介卿。然後始有周旋。激懇。摘予之過。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釋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使得久相從居與游。予知夫免於悔矣。而介卿官於揚。予窮居極南。其合之日少。而離別之日多。切劘之効淺。而愚無知易懈。其可懷且憂矣。思而不釋已。而叙之。相慰且相警也。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